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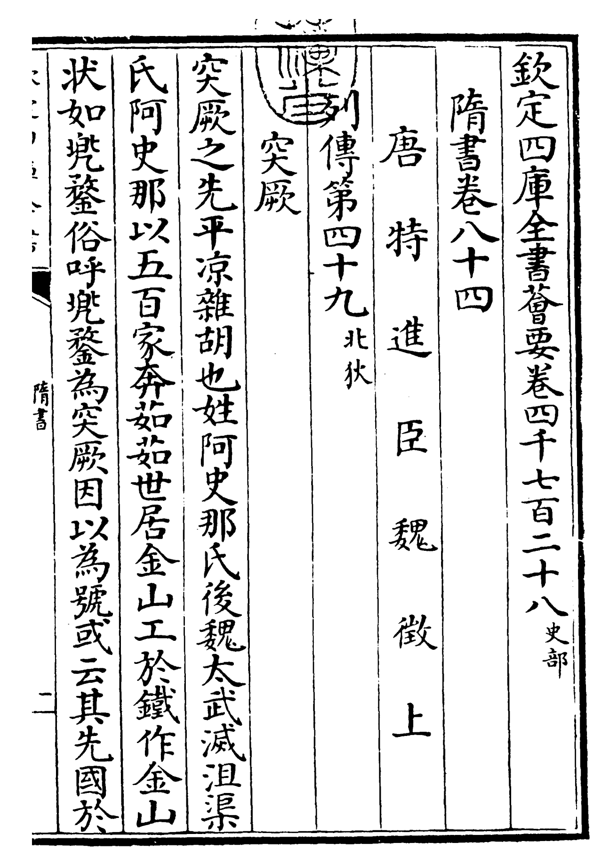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八十四
　　　　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隋書卷八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九 北狄

突厥

突厥之先平凉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先國於

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為神所憑欻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

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為木扞可汗木扞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為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氊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

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有角弓鳴鏑甲䂻刀劔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為契候月將滿輒為寇鈔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遶帳號呼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為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

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羣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扞在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

每謂其下曰我在南两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為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縁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地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

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畧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請沙鉢畧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

鉢畧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畧勇而得衆
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
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畧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
勑緣邊脩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
鉢畧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絶滅每懐
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畧由是悉衆為寇控弦之
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
乂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為

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

愍臣庶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
嘗感恩資而為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
不為虛費省傜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
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
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
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
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
上遽已奔北應弦染鍔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

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内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讐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畧近趣周槃其部内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

地咎徵祆作年将一紀乃獸為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毎冬雷震䨣地火生種類資給惟籍水草去歳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焼盡饑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盖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将治兵羸糧聚甲義士奮發壮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横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

則王恢所説其猶射癰何敢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以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臥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於是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並為元

帥出塞擊之沙鉢畧率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
敗走遁去時虜饑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災
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畧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
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
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畧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
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将十萬
騎遂與沙鉢畧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
畧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

别統部落與沙鉢畧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畧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釁而乘之上不許沙鉢畧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

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畧婦翁今日看沙鉢畧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别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畧也沙鉢畧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

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辭屈

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其羣下因相聚

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畧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

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畧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

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畧

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

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詔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

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畧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

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畧沙鉢畧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賔回首面内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

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
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
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
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
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
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
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
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袵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

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畧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勑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荅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含真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

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畧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畧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又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畧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畧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燒沙鉢畧惡之月餘而卒上為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扞可汗以來多以弟

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僂背眉目踈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

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熲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為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為主是為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

弟欽羽設部落强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持勒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為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

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為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畧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為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

和解之各引兵而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
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
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
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
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
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數為邉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
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髙熲
率将軍王詧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

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
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
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
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
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
勑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夏六
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啓民
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既蒙竪立復

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為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歳出燕州大将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

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

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敗於恒安廢為庶人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别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

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内從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宫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為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

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邉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為不可乃下

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旣辨要荒之叙庶類區别彌見天地之情仍璽書荅啓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

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寶啓民可汗志懷沈毅世修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援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既亡之國繼絶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祗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良足嘉尚宜隆

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内泝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氈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鞲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弘宣

旨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廵行彼土使人甚懼啓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歳疾終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宫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

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畧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兹鐵勒伊吾

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羅俟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兹北其地名應婆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

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為鐵勒所敗時黄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

能獨制故畢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

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剝
慈母之命惔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
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説處羅曰啓民内附先
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强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
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
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
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
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絶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

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

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两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刼掠遁於高昌東

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

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

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絶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

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䫻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蒼蘇拔也末渴達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别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

北征納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陁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陁内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

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絶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强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

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絶最為無信大業時歳遣使貢方物

契丹室韋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黄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

酹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為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貔河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

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勑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為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

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絶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蘧篨為屋如突厥氊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為桴或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韀結繩為轡寢則屈為屋以蘧篨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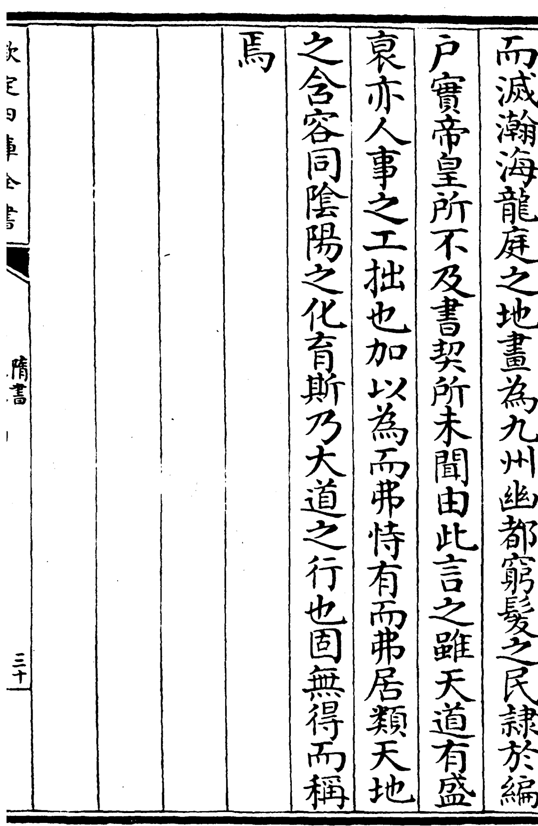
編木為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為聘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

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麞鹿射獵為務食肉衣皮鑿氷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鈔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踈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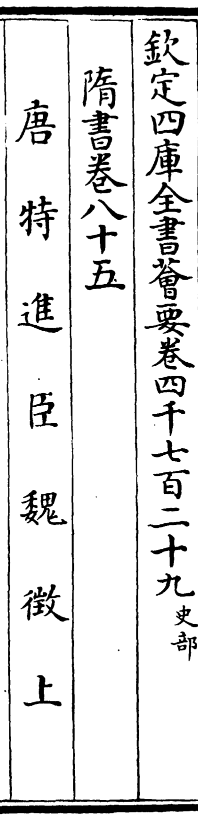
異態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扞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内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

反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强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曁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羣盜並興於此寖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羣醜屢隳亭鄣殘毀我雲代摇蕩我大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



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為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隋書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二十九 史部

隋書卷八十五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五十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

罪歸刑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為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膂之寄入參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究世荷權寵行王莽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薦社汙宮彰必誅之釁斲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誡將來昔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

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裴䖍通　　司馬徳戡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凶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内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

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為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覊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

末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竝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為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為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

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為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内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勲侍楊士覽者宇文

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二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刼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為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

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為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二更德戡於東城内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偽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諠囂耳中外隔絶帝以為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

刼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

謁之者但低頭據鞍荅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弟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檝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

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弘仁知

之寇告化及盡收捕徳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

郡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佗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强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

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其衆多亡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剋反為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

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轞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鬬所共游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鬬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烝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妬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

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

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毋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宮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内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内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温國公邑三千户加光禄大夫仍

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為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於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遊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勠力共定海內出於萬

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

敗後歸于大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虵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段達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頹耨徙居新豐頹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卷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

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駮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顔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内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

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
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
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充募江都萬
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
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為用功居多十年齊郡賊
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
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栅相持不戰後因
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

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二年突厥圍帝于鴈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還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

之時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竝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閲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敕别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為祕之又遽簡閲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禄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

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

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衆皆恱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内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壻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宫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

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宫門尚閉充令
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
而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
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
殺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
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
背國侗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諷侗令拜為尚書左僕
射總督内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為内史令入居禁中

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勦充欲乘其敝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匹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

而薄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充

又令韋節諷侗拜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尊自稱鄭王遣其將髙略帥師攻夀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

為天子也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於別宮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遣秦王率衆圍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為秦王所破禽建德以詣城下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自知潛竄無所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人獨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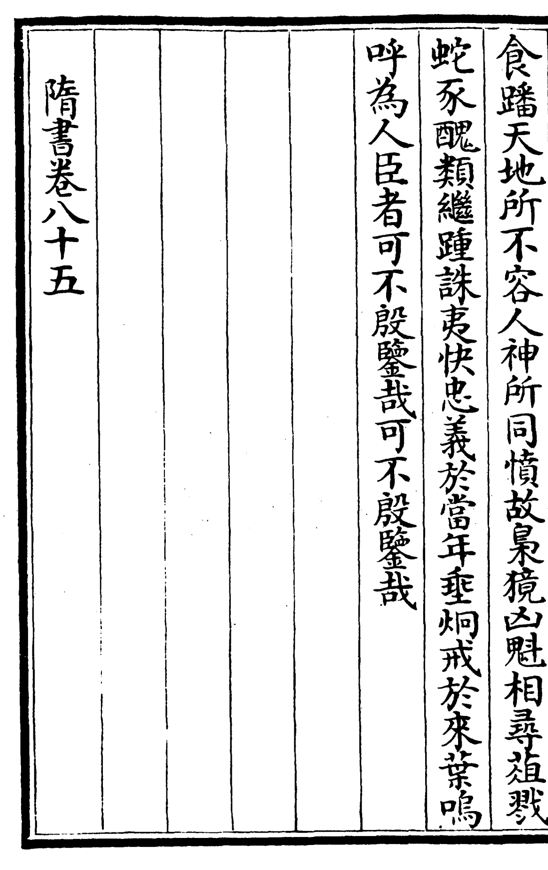
脩德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歳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髙祖為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為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參軍髙智慧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衆一萬擊定方滁二州賜縑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緜絹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

衛將軍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竝聚衆為羣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為段姥後用鄃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

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尅獲時皆謂之為怯懦十二年帝
幸江都宫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
口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舉
率内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
密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大懿尚書
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為密所乘軍大潰
津没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都
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

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為之内應及事發越王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李密達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懦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俱蒙奬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鴆毒釁深指鹿事切



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葅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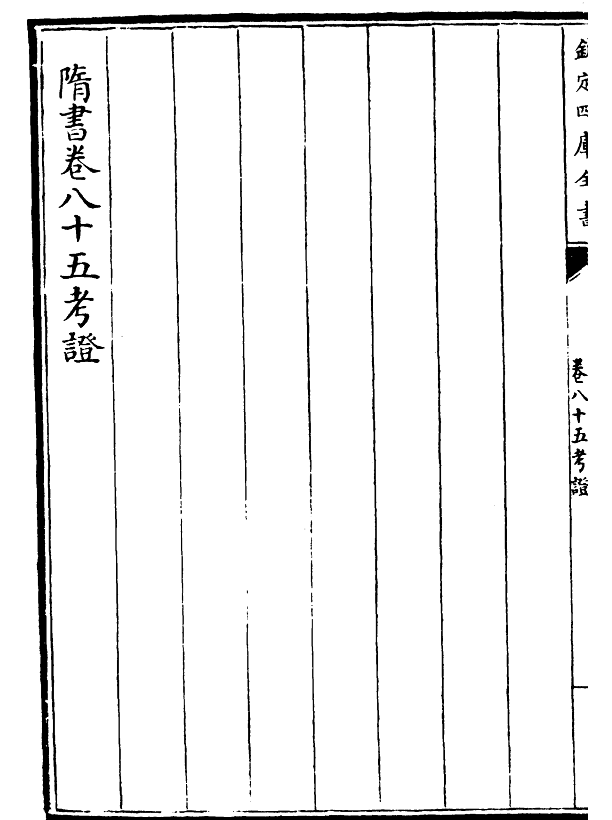
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

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隋書卷八十五

隋書卷八十五考證

傳序昔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臣映斗按序此言則此傳當有標目如唐書叛臣傳逆臣傳之例而各本無之疑有脫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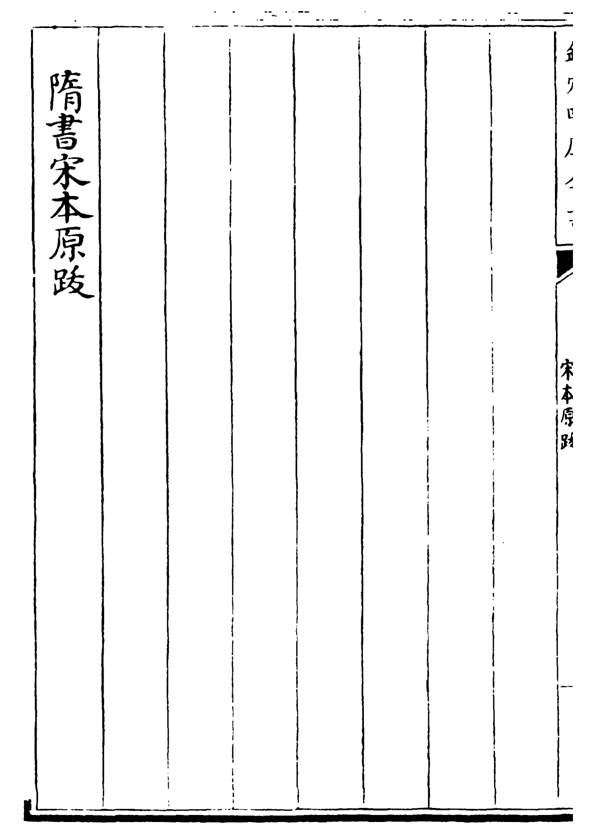
隋書卷八十五考證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纂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為篇次至於編年紀傳竝闕其序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脩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彞舍人顔師古脩隋史綿歷數載不就而罷正觀三年續詔秘書監魏徵脩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秘書内省令前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恭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

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脩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祕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别行亦呼為五代史志

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俄請遜位拜特進令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無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脩疑當時先已刊脩無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衆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按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脩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

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録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恭播同脩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顔師古同被敕脩隋史其年以内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天文律歴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祗為一序今故略其名氏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聖旨齎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敕差官校勘時命臣綬臣燁提點左正言直史館張觀等校勘觀尋為度支判官續命黄鑑代之仍内出版式雕造



隋書宋本原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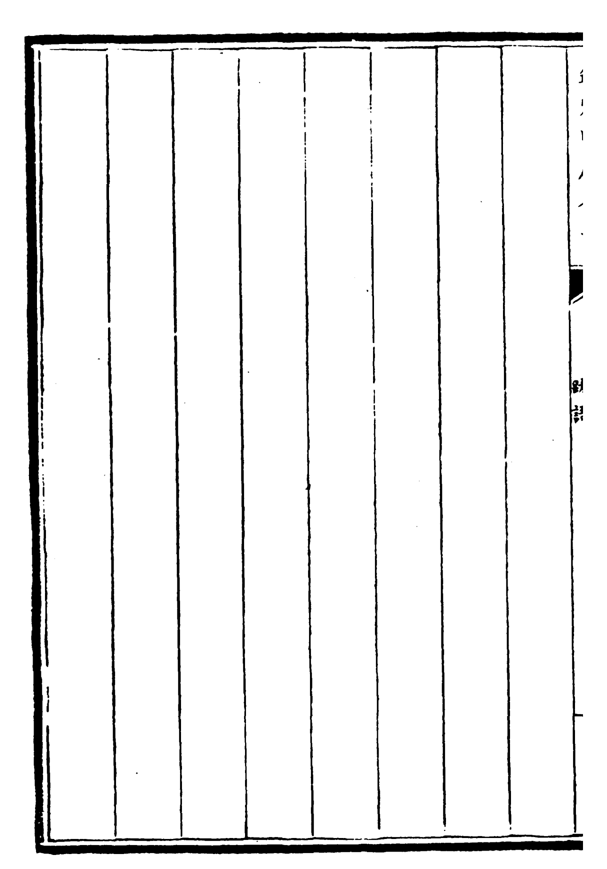
翰林院編修臣映斗謹言右隋書八十五卷奉
勅校刻者宋本殘缺乃以監本為底本此外完書備校
者有南監本汲古閣本他本殘缺亦可參校者宋
本外有兩舊本考隋書十志向稱五代史志有單
行本今已不可得見其帝紀列傳畧見於北史南
史及梁陳齊周本書然各本皆年深漫漶並有淆
譌臣等參互考据公同商確譌者正之闕者補之
脫者增之衍者删之文異則取其義長義通亦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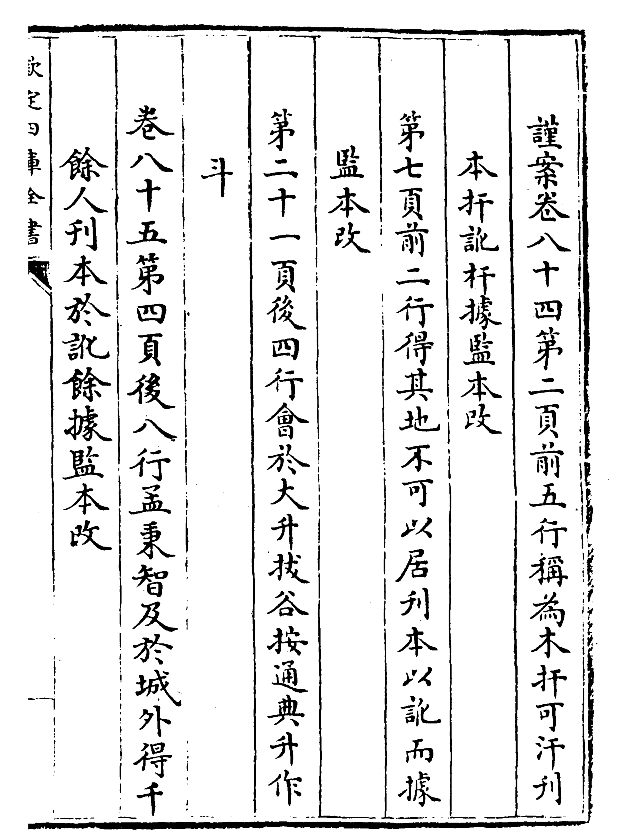
其文異又如志中條目或異事而牽連或同條而割裂列傳次第亦有凌躐目錄本傳前後抵牾或分傳而不標名或附傳而名複見皆乖體例不合本文再如所引經史子集間與本書有異改之不可仍之實踈自非詳繹本文明徵往籍沿譌襲謬長貽學者之疑即此隋朝一代之書欲存善本愈

仰

睿鑒精詳攷證不可不作也丹鉛既畢得如干條勒於

各卷之後臣等職在編摩匪有學問要自百十字之增補以至單辭隻字之改易並有依據無考者仍闕之不敢稍憑臆見妄有損益於其間校讎之分云爾臣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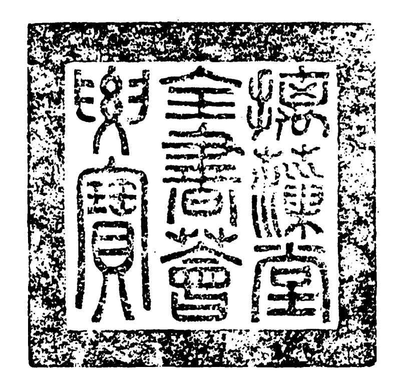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八十四第二頁前五行稱爲木扞可汗刊本扞訛杆據監本改

第七頁前二行得其地不可以居刊本以訛而據監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會於大升拔谷按通典升作斗

卷八十五第四頁後八行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刊本於訛餘據監本改

第六頁後七行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刋本東郡訛東部據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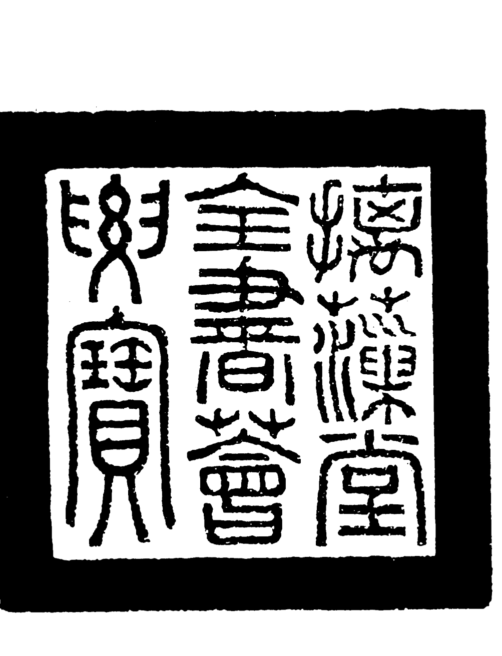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浦　焴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